

皇朝集
卷之四

奇賞齋



集

至誠相許

一个是

一个是朝秦暮楚
一个是虚与委蛇

情

悲劇

多少负情

象杯杯苦酒

负

浇向人
们的心头

历代爱情

人观

历代爱情
故事大观

负情集

汤漳平 林春分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编译了我国古代爱情小说中以“负情”为主要内容的十几篇故事，主要叙述古代各类变情、诈情、骗婚、逼婚事件。有的攀附权贵，弃旧图新，抛弃结发妻室；有的卖淫图财，诈骗良家子弟。书中叙述的各类负情事件，从开始男欢女爱，到中途变卦辜负初衷，最后都出现悲剧性的结局。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堕落。大胆暴露负情一方的虚伪欺诈、肮脏龌龊，对受害一方寄以同情。热恋与负情相对比，真善美与假恶丑互为鉴照，笔法巧妙，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历代爱情故事大观

负情集

林春芬 汤漳平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郑州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插页 4.5印张 9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册

ISBN 7-5348-0128-1/I·63 定价：2.30元

目 录

负盟约李益弃旧图新	(1)
崔莺莺西厢约情郎	(15)
谭意哥再会负心郎	(28)
负盟誓王魁丧命	(40)
无赖徒虚情骗良女	(45)
毁密约张生负李氏	(50)
杜十娘饮恨赴清流	(60)
登花船沈翁受骗	(72)
卓二娘设计训夫婿	(81)
沉香街浪子回头	(92)
胡建中害人终害己	(96)
诈骗行奸法网难逃	(100)
顾宓珠千里索命	(106)
负恩情满生魂断齐州	(117)
周廷章负情遭捕杀	(122)
琵琶曲怒斥负心郎	(129)
柯寿菊心高命薄	(135)

负盟约李益弃旧图新^①

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80），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有位书生姓李，名益^②，年纪刚刚二十岁，就考取了进士。第二年，他又准备参加吏部举行的选任官职的复试。于是，在盛夏六月里，他来到京都长安，住在新昌里这个地方。 —

李益出身于名门望族，更兼从小便才气过人，文思敏捷，所作诗篇中辞采的华丽、诗句的佳美，都被当时人认为是举世无双的，连那些前辈老人也都一致推许佩服。李益便自认为是位风流才子，盼望能够找到一位品貌双全的美女作为配偶，才子配佳人，方为人间乐事。他四处广为寻访美人名妓，想是眼界过高，始终未找到合适的人选。

长安城中有位媒婆，姓鲍，人称鲍十一娘的，原是已故的薛駉马家的女婢，后赎身嫁夫，已有十多年时间了。她有一样好本领，善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更兼满嘴尽是花言巧语，能把人哄得团团转。京城里的那些豪门势族，皇亲国戚，她没有一家不曾去过。李益久闻鲍十一娘的大名，便登门拜访。鲍十一娘见李益诚心相托，又收得他带来的厚礼，很感激李益对自己的推重。

过了几个月，李益因无聊便走到客舍的南亭内消遣时光。午后，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说是鲍十一娘来访。李益忙手提外衣的下摆，急匆匆地迎上前去，见面后便问道：“鲍娘子今天有什么事突然光临？”

鲍十一娘笑着说：“你想得一位佳人，事先做过好梦了没有？现在我已访得一位仙女，不幸从仙界滴降凡尘，并不需要重金厚礼，只想寻找一位风流才子。这样的人物，和你李十郎正是合适的一对！”

李益听后，不觉惊喜得跳了起来。他只觉得身子仿佛飘飘地飞上了九霄云外。他用双手紧紧地拉住鲍十一娘的手，边拜边谢，说：“但得如愿，一生作奴仆，死也不足惜。”于是又问女方的姓名和居处。

鲍十一娘详细地告诉他说：“她是已经病故的霍王的小女儿^③，字小玉。霍王生前十分宠爱她。母亲名叫净持，原本是霍王宠爱的一名女婢。霍王死后，她的兄弟们因为她是庶出的，母亲又地位卑贱，不太愿意收留她在家里，所以就分给她一些财产，遣送出门，住到王府外面，改姓郑。一般人都不知道她原是霍王的女儿。她长的艳美绝伦，姿态万千，实在是我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人。她情调高雅，体态俊逸，事事都超乎常人，至于音乐诗书，无不融会贯通。昨天派人来找我替她物色一位品格才调都能相称的好郎君，我把你李十郎的情况细说了一遍。她事先也已知道李十郎的才名，一说之后，十分欢喜。她家就住在胜业坊古寺曲，走进巷门不久就可见到一座有车门的住宅，那就是她家。我已和她

约好了见面日期，就在明天中午时分，你只要走到巷口找到一位名叫桂子的女婢，就可以到她家去。”

鲍十一娘走后，李生便着手作出行的准备。他派家僮秋鸿到他的堂兄现任京兆参军的尚公那里借来一匹青黑色的马，套上黄金的马笼头。当夜，他又洗衣沐浴，仔细地修饰了仪表容貌，整夜都没有睡成觉，高兴得又是笑又是跳。黎明时分，他又梳洗了一番，戴整齐头巾，对着镜子上下照了又照，只怕有什么地方不合适而难以成功。他不停地在屋内徘徊不定，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时分，立即跨上骏马，挥鞭疾驰，直奔胜业坊而来。

当他来到约定地点时，果然见有位女婢伫立等候，见到李益后，她迎上前问道：“来的莫非是李十郎吗？”

李益立即下了马，女婢让他把马牵到屋后，急急忙忙地把门锁上了。这时，只见鲍十一娘果然从里面走了出来，远远望见李益，开玩笑地说道：“哪里来的少年郎君，冒冒失失地闯入人家的内宅？”李益也和她开起玩笑来。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领进了中门。只见院子里栽有四株樱桃树，靠西北角的一株上挂着一只鹦鹉鸟笼。那鹦鹉见李益走了进来，马上就说起话来：“有人进来了，赶快放门帘。”李益向来性情淡雅，进屋的时候，心里带有几分疑惑和不安，忽然听到鸟的说话声，不觉颇为吃惊，停下脚步，不敢再朝里走了。

当他正在犹豫不决而徘徊之际，鲍十一娘已经领着净持一起走下台阶前来相迎，她们请李益进屋，相对而坐。李益看那净持，年纪约有四十多岁，但体态依然优雅而有姿色，

谈笑之间，仍显出妩媚动人的模样。净持便对李生说：“向来听说十郎才调风流，今日又见仪容俊秀而文雅，真是名不虚传。我有位女儿，虽说一向缺乏教训，但倒也长得不算丑陋，能够和十郎匹配成双，也算是比较合适的。过去我多次听鲍十一娘说起你愿求佳偶，从今日起就让她永远侍候你。”

李益听了，大喜过望，当即拜谢，说：“我生来笨拙鄙劣，平庸的愚昧，不想得到你的青睐垂顾，倘蒙惠赐收录在家，生死都引以为荣。”

净持于是让家人摆上盛宴，随即让小玉从厅堂的东边闺房中出来相见。李生立即起来拜礼迎接，霎时间，只觉得满屋之中，仿佛都是琼林玉树，交相辉映。当小玉双眼转动看望时，只觉得眼珠中光彩逼人。接着小玉就依偎在母亲身边坐下了。母亲对她说：“我平日最喜欢吟咏‘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的诗句，就是这位李十郎所作的诗。你成天吟咏想念，何如今日亲眼所见呢？”

小玉低着头微笑着，轻轻地说：“见面不如闻名，才子怎么会没有俊美的容貌？”

李生于是站起来，接连拜礼，说：“小娘子喜爱的是才，鄙人看重的是色，两好相映生辉，便才貌双全了。”小玉母女二人听后不觉相视而笑。于是举杯敬酒，数巡之后，李生起立，请小玉唱几支歌。小玉开始时不肯答应，她母亲坚持要她非唱不可，小玉只得顺从了。只听她发音清脆嘹亮，曲度精美奇特，真是无与伦比。

罢宴之后，天色已近昏黑。鲍十一娘领着李生来到西院里歇息。只见庭院宽阔，屋宇深广，悬挂的帘幕都十分华丽。鲍十一娘让侍儿桂子和浣沙替李生脱靴，解去腰带。过了一小会，小玉来了，言谈之间，态度温和，言辞文雅婉转可爱。当小玉轻解罗衣的时候，其娇美之态，难以言表。于是低垂韩帐，枕上相依，极尽欢爱之意。李益自以为虽巫山神女，洛水宓妃，也难以超过小玉的美好。

深夜的时候，小玉忽然流着眼泪注视着李生，说道：“我本娼家之女，自知非郎君佳偶。今日因一点姿色而得到你的爱怜，托身于仁人贤士，但只怕一旦人老色衰，你的恩爱之情便将转移更替，使女萝（即松萝，蔓状植物，依附树木而生）无乔木可依，秋扇遭到捐弃④。每当想到这里，不觉乐极而感生悲伤。”

李益听后，不胜感叹，于是他以手臂让小玉为枕，缓慢而郑重地对她说：“我平生的志愿，今日好不容易得到了，今后纵然粉身碎骨，也誓不相弃。夫人怎么会想到那么多呢？请你给我取来白绢，让我写下盟誓。”小玉于是擦干了眼泪，命侍儿樱桃揭起帷帐，手执红烛，将笔砚交给了李生。小玉平日在抚琴弄管之余，也很喜爱诗书，成筐满箱的笔砚，都是霍王府中的旧物。小玉于是取来绣囊，从中拿出越女所织的有黑丝格线的白绢三尺递给李生。李生向来富于才思，提起笔来，立成文章，引山河来比喻爱情的深厚，指日月为证以表内心的真诚，句句恳切，听后使人无不为之感动。写完之后，小玉便将这盟誓珍藏在贮放珠宝的箱子中。

自此之后，两人愈加如鱼得水，欢爱无限，犹如一对翡翠鸟在青云之上比翼齐飞。

这样度过了两年时间，两人朝夕形影不离。到了第三年春天，李生参加吏部复试中选，被任命为郑县主簿（掌管文书簿册的官员）。到四月的时候，他准备前往任所，便到东都洛阳探望父母双亲。在长安的亲戚朋友，大多来参加他的告别宴会。这时正值春末夏初，尚余春天的风情，又见初夏明丽的景色。酒席已罢，宾客散去，离别的愁思萦绕胸怀，小玉对李生说：“以郎君的才学和声望，许多人都景仰羡慕不已。愿意和你缔结婚姻的，必然为数众多。你堂上有严亲健在，室内没有正室妻房，郎君这次回去，必定会结一门好姻缘。当日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几句空话罢了。不过我有微小的愿望，想向你诉说，希望能永远记在心里，不知还肯听吗？”

李益吃了一惊，觉得很奇怪，便问：“不知我有什么事情办得不妥，得罪了娘子，今天怎么说起这些莫名奇妙的话来。请你把想说的话试说出来，我一定敬遵嘱咐。”

小玉说：“我今年才十八岁，郎君也不过二十二岁，到你壮年娶亲的合适年龄（古人以三十岁为娶妻的合适年龄），也还有八年时间。我和你一生的欢爱，只希望能延续到这八年后结束。到那时候，你尽可以另外精心挑选高贵的门第，以缔结良缘，也不算晚。我从此就舍弃人事，削发为尼。我昔日里的心愿，也就以此为满足了。”

李生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不觉泪流满面。他于是对小玉说：“我当初指着日月发下的誓言，死生都不会更改。我和

你白头偕老，还感到未能满足我一向的志愿，怎么还会有三心二意呢？恳请你不要有什么疑心，只要安心在家等待。到八月间，我肯定已经回到华州，就派遣人前来迎接，相见的日期并不多远。”过了几天，李生就告别小玉向东面出发了。

李益到任十天之后，便向上司请假前往东都探亲。他还没有回到家，老母亲已经替他向表妹卢氏商议了婚事，双方订好了婚约。老母亲处理事情向来严厉执拗，不由分说，李益徘徊犹豫了好些时间，终于不敢推辞，只好送上聘礼，叩谢岳家，并约定了婚期。卢氏也是唐代的世家大族，嫁女儿给其他人家，聘礼的财物必须备够百万的巨额，不够这个数目，按规矩就不能成亲。李益家境素来贫寒，要办好这件婚事就得向人借钱。他利用请假之便，到远地投靠亲友，他远涉江、淮各地，从这年秋天直到次年夏天才回。他自觉得已违背了和小玉订下的盟誓，又大大推迟了回来的期限，索性一点消息都不让小玉知道，想要断绝她的希望。他并远托在长安的亲朋故友，不让他们泄漏一点消息。

小玉自从李益约定的期满之后，多次寻访消息，可是听到的都是一些没有根据的传言和谎话，每天的消息都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小玉十分焦急，便四处广求巫师术士，求神问卜，满怀忧愁和怨恨，一直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她闷闷不乐地长期卧在空房之中，竟然得下重病。虽然李益的书信题字断绝，而小玉的想念之情始终不移。她还用财物贿赂亲友，让他们给沟通消息。由于寻求的愿望过于殷切，家

里的钱财总是经常用光。于是她便常常私下里让侍女替她偷偷卖掉宝箱内贵重的衣服和珍玩器物，大多送到西市寄售商行的侯景先家里寄卖。有一次，小玉让侍女浣沙将一只紫玉钗送到侯景先家寄售，途中正遇见在皇家作坊里从事雕琢的老玉工。他看到浣沙手里拿的紫玉钗后，便上前来辨认，说：

“这只紫玉钗，本是我亲手制作的，当年霍王的小女儿准备上鬟^⑤，让我制作了这只玉钗，酬谢了我万钱，我至今不忘，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件东西？”

浣沙说：“我家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小女儿。只因家景衰败，失身于人。去年她的丈夫前去东都，至今杳无音信。公主郁郁不乐，思念成疾，现已将近两年时间了。让我把这只钗拿出来卖，送财物给别人，让人给她打听丈夫的音信。”

老玉工听后，也悲伤得流下泪来，他说：“富贵人家的儿女，当其失意落魄的时候，竟然也到了这种地步！我已年老，是将要离开人世的人了，见到这种由盛而衰的景况，实在十分感伤。”于是便领着浣沙来到延光公主家中，详细讲明紫玉钗的来历和售出的原因。公主听了，也为之感叹不已，给了十二万钱购买了下来。

当时李益所订婚的卢氏家女儿就住在长安，李生把聘礼的资财备齐之后，回到郑县任所。当年腊月间，他又请假来到长安城内卢家探亲，他暗地里找了一间僻静的房子住下，不让外人知道他的行踪。李益有位表弟名叫崔允明，原是明经出身。他为人生性诚实宽厚。过去他常常和李益一起在小玉家里度过许多欢快的日子，盛宴佳肴，欢歌笑语，彼此毫不回

避。每当他得知李益的消息，一定如实告诉小玉。小玉也常周济他一些衣服和生费用，崔允明很感激她。当李益告假来到长安以后，崔允明便把消息告诉了小玉。小玉听后，恼怒不已，她长长叹息着说：“天下竟有这种事情啊！”她便请遍了李益的亲朋好友，想尽各种办法请李益前来会面。但李益自觉已背弃盟约，延误了归期，又听说小玉病情缠绵沉重，心中也感到惭愧和羞耻，便硬着心肠，忍心割爱，始终坚持不肯前往。他每天一早出外，到天黑才回到寓所，想要避开这件事。小玉见李益如此无情，日夜啼哭，连睡眠和饮食也常常忘了。她只希望和李益见上一面，想不到竟然得不到机会，越想越痛觉冤屈愤慨，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身体全垮下来了，每天都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不起。

慢慢地，在长安城中有些人就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些风流场中的人物，都十分赞叹小玉的忠贞和多情，而那些有豪侠心肠的志士，都恼怒李益的寡情薄义。到了三月间，正是春意盎然，风光明媚的季节。长安城中的人们，一群群一队队地结伴春游。李益和他同辈五六人也来到崇敬寺观赏牡丹花。当他们在西面的廊庑间行走时，依次吟诵起诗篇来。这时，有位京城人名叫韦夏卿的，他是李益的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刚好这一天也同来到崇敬寺，他边走边对李益说：“风景秀丽，草木兴盛，春花满园。可感伤啊，郑家小玉姑娘，街冤独卧空房。足下竟然置之不理，实在是位铁石心肠的人！大丈夫的心胸，实在不应如此，请足下务必慎重思量。”

当众人在叹息和责备李益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豪侠之士。只见他身穿淡黄色纁麻布织成的上衣，挟着弹弓，长得神采奕奕，俊美清秀，服装也十分华丽，只有一位年幼的短发胡人模样小僮跟随着他。他悄悄地跟在李益他们这伙人的身后，偷听了他们的讲话。过了一会，他来到李益面前拱着手行了礼，说：“您不就是李十郎公子吗？我原籍山东（华山以东唐时称为‘山东’，多大姓士族），论起来和你还有点亲戚关系，虽然腹中缺少文墨，内心却十分喜爱结交贤士文人。久仰李公子大名和才华，常常盼望能有机会见面。今天幸会，得以一识尊容。我的陋室离这里不远，家里也有歌舞女乐，足以使大家快乐一番。并有美女八九人，骏马十余匹，听凭足下赏玩，只希望您能光临，不胜荣幸！”

李益的同伴们听了黄衫人的话后，齐声赞叹称好。于是便和那位豪侠士子一起骑上马，挥鞭同行。马飞快地转过几条街坊，来到了胜业坊。李益因这里太靠近小玉的家，便不想去了，推说还有别的事情，掉转马头就想离开。黄衫人说：“敝居室近在咫尺，你忍心就这样抛弃大家，独自走开吗？”便不由分说地拉住李益的马缰，强拉硬扯地向前走去。在这推推拉拉的过程中，马已走到了郑家的那条胡同。李益觉得自己神情恍惚，抽打着坐骑就想奔回去。黄衫人那里肯从，他一声令下，立即走来了几位仆人。黄衫人令仆人们连扯带抱架着李益往前走，进了郑家的东门以后，令人立即把门锁上，然后大声地报着说：“李十郎到！”小玉家的人听了，惊喜不已，欢笑声马上传出门外。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小玉在梦中见一位穿着黄衫的男子抱着李益进来，送到床上，就让小玉给李益脱鞋。小玉惊醒之后，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后来，她自己解说这个梦：‘鞋’和‘谐’声音相同，说明夫妇又得到会合，‘脱’就是‘解’的意思，会合以后又解开了，该是永别了。由这个梦的兆头看，我当能得到见面的机会，但相见以后，就该死去了。”

清早起来，小玉便让母亲替她梳妆打扮。母亲认为女儿患病的时间过久，精神恍惚迷乱，胡思乱想出来的，心里并不相信。但她又不愿违背女儿的意愿，便尽量替她梳整得好一些。没想到刚梳洗完毕，李益果然就进来了。小玉沉绵致病时间已经很长了，平时连转动一下身子都得靠别人帮忙才行。谁知当她听说李益来到时，竟然忽地从床上下来，自己换好衣服，走出门去，就象身边有鬼神佑护似地。于是，小玉和李益见了面。小玉面含怒容，凝视着这位负心郎，并不说一句话。她那瘦弱的身体，娇美的姿容，仿佛依然有无限的情态。她时时举起衣袖挡住面孔，回头看看李益。郑家院内景物依旧，而人情已是今非昔比了，座中诸人，过去也是郑家常客，今日见到这种景象，个个感伤得掉下泪来。

过了一小会，只见有人从外面送来美酒和几十盘菜，满屋人都吃了一惊，忙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清后才知道原来也是那位黄衫侠客安排好的。于是就陈列上酒宴，大家依次坐下。小玉侧面转过身来，斜视着李益许多时间，然后举起杯来，将酒浇洒在地，说道：“我身为女子，如此薄命！

郎君是丈夫，如此负心。我正当青春年少，而今饮恨而终。老母在堂，不能供养。锦衣歌吹，从此永别。我带着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去到九泉之下，都是你所造成的。李郎啊李郎，今天已是永别的日期！我死之后，必定要化为恶鬼，使你的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她伸出左手握住李益的手臂，将酒杯扔到地上，发出几声撕心裂肺的痛哭后，瞑然而逝了。小玉的母亲见后，抱起小玉的尸体，把她放进李益的怀中，让他想办法唤醒过来，可是，小玉已经再也无法苏醒了。

小玉死去之后，李益为她穿上白色的丧服，日夜哭泣得颇为伤心。小玉临出葬的前夜，李益忽然看见小玉在灵帐中，容貌娇美艳丽，就象她平常的模样。身上穿着红色石榴裙，紫色外袍，肩背披着红绿色的纱巾，斜着身子靠着帷帐，手里拉着绣花带，对他说：“愧受郎君相送，还留有一点余情，九泉之下，能不感叹。”说完就不再出现了。第二天，她被安葬在长安的御宿原。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李益便和卢氏举行了婚礼。他想起前事，心中闷闷不乐。夏天的五月，他带着卢氏同行，来到郑县任所。到县只有十天，李益和卢氏同寝时，忽然听到帐外有“叱叱”的声响。李益惊讶地起来一看，只见有一位男子，年约二十多岁，长得温文尔雅而又颇为俊美，躲在帷幔里连连用手招呼卢氏。李益惊惶不安地赶紧走出来，只见那人绕着帷幔转了几圈，忽然不见踪影。自此之后，李益心中猜疑，情绪十分不好，动不动就怀疑妻子有什么对他不贞的行为。夫妇之间，毫无乐趣。后经亲友百般劝解，才算平静。

下来。又过了十天，李益从外面走进家里，卢氏正在床上弹琴，忽然从门外扔进了一只以金银珠宝饰成斑纹的犀牛角花盒子，方圆一寸多，中间用轻绢结为连环回文的同心结，正好落入卢氏怀中。李益打开一看，盒里装有表示男女之情的相思子和媚药等。李益当即怒不可遏，吼叫之声如同豺狼虎豹的嚎叫声一般。他举起琴来撞击卢氏，责令如实告诉到底是怎么回事。卢氏却始终难以说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往后李益便往往无故凶暴地殴打卢氏，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来折磨她。最后竟然发展到上公堂诉讼，并把她休弃了。

卢氏被赶走之后，李益有时和他的侍婢小妾偶尔同床，就产生猜疑和妒忌之心，有的还因此被他杀死了。李益曾经到广陵游玩，得了一位名姬叫营十一娘的，长得丰润可爱。李益颇宠爱她，但每次和她相对而坐的时候，常常对她说：“我在某地得到某位姬妾，她犯了什么过错，我用什么办法杀死了她。”天天陈说这些往事，要让营十一娘害怕自己，总怕闺门里有对他不贞的事情。他外出的时候，就用大澡盆一类的东西把她倒扣在床上，四周贴上封条，回来以后仔细检查之后才打开。他又准备了一把非常锋利的短剑，并指着短剑对他的侍婢们说：“这是用有名的江西信州葛溪铁锻制而成的，准备专用来砍断作坏事人的脑袋。”只要他见过的女人，他都猜疑和妒忌，以至于娶过三回妻子，还是依然如故。

①此篇据唐代著名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改写。作者蒋防，字子